

捕猎是门手艺。有时要铺好路，布好局，迫使猎物就范；
有时也要相机而动、主动出击，掌握出奇制胜的筹码。



政

先省身
再谋事

商

THE
ESCAPE

最后的卫道者

ZUI HOU DE WEI DAO ZHE

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政

最后的卫道者 雷

ZUI HOU DE WEI DAO ZHE

商

THE
ESCAPE

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狐 / 最后的卫道者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90-2418-5

I. ①猎… II. ①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0951 号

猎狐

作 者: 最后的卫道者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蒋爱民

封面设计: 郑金将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418-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猎狐·目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开始 /004

第二章 抢尸 /010

第三章 交锋 /017

第四章 准备 /027

第五章 各有花招 /036

第六章 各自准备 /045

第七章 钱多的烦恼 /052

第八章 搬钱也是个体力活儿 /061

第九章 糊猕 /068

第十章 造势 /077



- 第十一章 搅局 /087
- 第十二章 愚昧 /094
- 第十三章 东西到了 /103
- 第十四章 一分公司 /111
- 第十五章 突破口 /120
- 第十六章 开始收网 /132
- 第十七章 亡命鸳鸯 /141
- 第十八章 威逼 /148
- 第十九章 图穷，穷途 /157
- 第二十章 触目惊心 /166
- 第二十一章 亲情 /174
- 第二十二章 逃 /183
- 第二十三章 咫尺之遥 /199



- 第二十四章 只差一步 /208
第二十五章 再见 /211
第二十六章 所谓忠诚 /219
第二十七章 逼宫 /231
第二十八章 内鬼 /242
第二十九章 成也女人，败也女人 /251
第三十章 只有意外，没有例外 /259
第三十一章 天网猎狐 /267
尾 声 /275



楔 子

钱子寅口袋里只有八块钱了，但他需要偿还的债务超过十亿七千万。

拉开窗户，办公楼下面示威的人已经开始在大门口聚集，手写的条幅在经过几个人的折腾后才缓慢展开，字迹颠倒、扭曲，充满了喜剧效果。看到这里，钱子寅原本焦躁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不少。

这帮笨蛋，连个条幅都不会打，活该被骗。

是的，骗了这群人血汗钱的就是钱子寅本人，准确地说，是钱子寅开办的济源公司。而这群家伙就是为了高额利息，专门把钱送来被他骗的一群傻瓜。

一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就骗了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这让钱子寅心中不由得萌生出一股自豪和得意，不过，得意仅仅持续了一瞬间，却又被脑海中的忧愁拉了回来。

骗局总会被揭穿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骗局。眼前就是如此，因为资金链的断裂，原本三个月一次的兑付并没有兑现，这立刻让某些敏感的人察觉到了什么，纷纷聚集到公司门口要求解释。

事情原本可以妥善解决，但手下的那群笨蛋，却把原本很简单的可以解决

的问题弄得越发复杂起来。

想到这点，钱子寅将手里的窗帘重重地一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

群众现在闹事或许还能压服住，可如果事态扩大了怎么办？想到这里，钱子寅就仿佛穿了一件蚂蚁织就的衣服，浑身上下刺痒得难受。

“告诉小周，准备车，我要去见一下领导。”对着电话吩咐了一句之后，钱子寅思索了片刻，拉开衣橱，挑出其中一件看起来很朴素的西装，换在身上，然后快步走出办公室。领导喜欢朴素低调，投其所好是必须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原本热闹的办公区，此刻冷清了很多，管理中心的人都被下派到各个分公司去负责维持分公司的秩序。不过对于能起到什么效果，钱子寅却不抱任何希望，这些依靠裙带和关系走上来的家伙们，除了拿工资时稍微显示出一点儿智商之外，其他时刻蠢得像块木头。

钱子寅一边气恼着部下们的愚蠢，一边走到电梯口，可就在电梯门刚刚开启的瞬间，一个人影忽然扑了出来。

“同志，钱总的房间在哪里？”来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因为灯光幽暗，加上钱子寅身上的衣服远比往日朴素，老人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这个时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公司主持者，而是眯缝着眼睛向他询问道。

“直走，左拐！”钱子寅应了一声。

他不知道这个人找自己有什么事情，在他的记忆里完全没有印象，本想一口打发掉她，却鬼使神差地为对方指了个方向，然后绕过对方按下向下键，快步钻进电梯。

门关上的刹那，他看到老人的脸上写满了焦急、悲伤和绝望，不过对于钱子寅来说，这一切和自己毫无关系。

楼下，小周早已经站在车门口，仍然是往日的毕恭毕敬，这让钱子寅感到很满意，在钻进车门前，他友善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钱子寅发现，他只拍了一下肩膀，下一秒，整个车忽然爆了一般，所有

的玻璃骤然碎裂。

一个熟悉的面孔，带着一脸的血迹，就那么忽然地出现在钱子寅面前，眼睛一动不动地睁着，死死地盯着他看。

刚刚那个老人，跳楼自杀了！

第一章 开 始

钱子寅到达咖啡馆的时候，领导已经等在那里。对于钱子寅的迟到，领导表现出略带一丝关切的不满，可在钱子寅看来，对方这种态度正是最让他拿捏不准的。他不清楚对方表现出来的关心和不满的混合，到底是因为他某些行为上的失误，还是其他原因，而这直接导致了钱子寅对于领导的态度始终处于一种忐忑的状态之中。

“来了就坐吧。”

领导的问候与其说是温和的关切，倒不如说是官样的开场白。

“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找我呀？”

看到钱子寅忐忑的样子，领导最终收起了自己轻微的不满，用招牌式的微笑看着钱子寅，那样子就仿佛对方是自己某个亲密的下属或者是晚辈。

“公司出问题了，贷款还是没下来，说是国家收紧调控，省行那边不放，所以我寻思能不能找您帮忙解决一下。”

钱子寅隐晦地说出自己的要求，他话里另外一层意思也是在暗示领导，事情已经到了有点儿无法控制的地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情，想必领导应该比他明白。

“您也知道，公司最近比较紧张，各方面压力也很大，资金方面单靠我自己解决实在有点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这也是怕咱们的利益都受损，所以才过来麻烦您。”

听到钱子寅的话，领导皱了皱眉头，表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思索一会儿之后他抬头看向钱子寅。

“我知道了，贷款这件事你先不用管，我来和他们接触，毕竟要经过省行，解决起来需要时间。本来今天你不找我，我也想和你沟通一下这个问题。我听小刘说，你们那边有闹事的了？”

领导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原本的和蔼瞬间被严肃取代，这看起来与电视上的他有几分相似。

“其实，原本之前没什么，只是拖延了一期的兑付，可谁知道，下面的人处理得不好，结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钱子寅无奈地说道。

“他们现在闹得有点儿大了，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恐怕连我也挡不住，国家的国情你是知道的，涉及老百姓抗议的事情就是大事了。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这件事平息下来，只要事情平息了，贷款也好，资金也好，地皮也好，都不是问题。”

领导的话语在笃定与模棱两可之间轻微地转换着，但这样的口吻却让钱子寅心里惴惴不安。

在以往，钱子寅如果有什么问题，领导通常的态度都是真实而有效的，或者愤怒，或者喜悦，但无论是愤怒还是喜悦之后，问题都会被解决。可这一次，领导与其是在与自己交谈，倒不如说是在做一场即兴的工作报告，钱子寅从他的嘴里听不到任何承诺或者是与承诺有关的东西。

长期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如果领导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只剩下唯一一条路可走了。

想明白了这点，钱子寅觉得，与其继续在这里和领导互相试探，倒不如给对方一个警告。至少，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个很好的警钟，反正瞒不住是真的，倒不如直接告诉他。至于有什么后果，他无法预料，也不想去预料，作

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也该轮到他为这根绳子蹦跶蹦跶了。

“嗯，我想跟您说个事儿，就是今天发生的……”

钱子寅挠了挠脑门儿，同时整理了一下措辞。

“咱门口不是有闹事的嘛，结果谁知道，有个保安疏忽，不小心把一个老太太放进来了，谁知道她怎么就摸进了我的办公室，然后就……”

钱子寅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看向领导。

“然后怎么了？”

领导终于露出关注的神色，能让钱子寅欲言又止的事情，显然不是小事。

看到领导关切的样子，钱子寅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满足感，能让领导认真起来，这让他找到了一些主动权。看着领导略带焦急的样子，钱子寅觉得没必要继续吊胃口了，他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将实情讲了出来。

“那什么，她跳楼了！”

“什么？跳楼了，人死了吗？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马上送医院，死了的话，尸体在哪里？”

领导平稳的情绪终于失常了，站起来连声质问道，他出格的动作惊起远处服务员的注意，在看了好久之后，才明白似乎和他们无关。

领导出格的反应，让钱子寅都有点儿迷茫了。在他看来，死个人而已，况且是自杀，自己充其量不过是在管理上有些担待，何至于如此激动？

可是领导的态度却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问题过于轻描淡写了，如果说之前他还把这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的话，那么现在他不会这么想了。

“嗯，具体事情我还不了解，保安正在处理，人可能没死吧？”

钱子寅编了个谎，其实人在砸到车上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尸体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僵硬成一团，保安队长刚刚电话告诉他，医生只是大概摸了摸那人的脉就让他们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估计现在车还在路上。虽然在他看来，死了一个人，而且是自杀，跟他没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本能地觉得，这事不该直接告诉领导。

“那还不快去，在这里等什么？一旦真出了人命问题，公安局必然会介入，

到时候你我谁都处理不了？知道吗？记得，一定记得，无论如何务必让她活下去，懂了吗？哪怕隔几天再死也可以。”

领导的紧张终于让钱子寅也重视到这个问题，他似乎明白点儿什么，人命或许不值钱，甚至可以说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公司的财务纠纷牵扯人命，那么一直游离在公司外面，如同豺狗一样的公安局就会有合理合法的理由介入调查。钱子寅现在谁都不怕，他就怕公安局，这三个字的威力，在他看来比紧箍咒还有分量。

“那……如果人死了呢？我是说，万一不小心死了呢？”

钱子寅真的有点儿担心了，于是忐忑地看向领导，为了怕对方看出自己的心虚，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不禁看向别处。听到钱子寅的话，领导的眼睛在他身上扫了几遍，最后停留在他的面孔上，虽然领导没说什么，但钱子寅明白，对方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了。

“生要见人，死不见尸！”

领导抓着杯子的手紧了又松，然后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好，我马上去！”

钱子寅慌忙地站起身，随手伸进口袋，才想起自己的钱包已经空空如也，看到他尴尬的样子，领导不耐烦地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他离开。钱子寅略带歉意地笑了笑，快步走出咖啡厅钻进车里。在他的催促下，车子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公司。

目送着钱子寅离开的身影，领导终于放下面具，皱起眉头。虽然事情还没爆发，但是却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为钱子寅解决掉一个又一个的麻烦，而是要考虑和钱子寅这个麻烦脱离关系。

林峰觉得自己刚刚进入睡梦中，就被人一把从梦里揪了出来。他抬手看了看手表，上面的指针显示着他只奢侈地睡了两个小时，对于已经连续四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的他来说，两个小时的时间等于给一个已经饿了两天的入口米汤，除了能让人更加饥饿和困倦之外，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揉了揉昏昏沉沉的头，仍然感觉木木的，林峰用眼角的余光看向茶几，上面放着昨天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林峰随手拿起来，摇晃着洒在脸上，冰冷的感觉顿时如阳光驱散阴霾一般，一扫脑中的昏沉，让人变得清醒起来。

“说吧，又出什么事了？”

林峰揉了揉被冷水激得有点儿发青的脸，刺痛的感觉终于压住疲倦。

“济源大厦出事了，有个人跳楼。”

同事小陈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机递了过来，小小的屏幕上呈现出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的画面，虽然视频晃得厉害，但仍然可以辨认出跳楼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

“目前什么情况？”

林峰问这话的时候，随手脱掉身上已经三四天没换的衬衫，闻了闻之后，嫌恶地扔在一边，套上一旁的警服。

“刑侦大队的人已经去了，但杨队长那边说情况有点儿复杂。局长让我们过去看看，他的意思是，无论谁插手，最后都要轮到我们的经侦科接手。”小陈看着林峰，迟疑着说道。

“现场什么情况，跳楼的人身份查清楚了吗？谁报的案？”

林峰询问的时候，人已经出了宿舍，从脚踏出宿舍门的刹那，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一扫之前的疲惫，目光似乎也亮了几分。

“从视频上看，应该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但问题是，人不见了，杨队长他们说连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小陈看向林峰，虽然隶属经侦科，侦查的多是经济犯罪，但同为警察，大家都很清楚，人不见了对于案件意味着什么，通常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两种可能：第一，对方手眼通天；第二，对方胆大妄为。

“局长什么态度？”

走过走廊，林峰从一旁经过的同事手里拿过半杯喝剩下的豆浆，掀开盖子一饮而尽，就当充作不知道哪一顿的餐饭，同事笑着想要递给他一个烧饼，却被他摆手拒绝。

“局长的意思是，这应该和济源公司非法集资的事情有点儿关系。”

同事说得很隐晦，声音也刻意压低了不少。

“济源公司，到底还是来了！”

济源公司的事情林峰两年前就知道，社会上的疯传让林峰早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但是因为没有报案人，加上从上面莫名而来的压力，让林峰他们只能眼看着，却不能插手处理。但林峰很清楚，济源公司闹得太凶了，早晚要出事的。早在两年之前，林峰一直在搜集着与济源公司相关的资料，因为他相信，只要是痼疾，肯定有冒头儿的一天，他只是没想到在眼前这个时候。

“准备车，我马上过去。”走到电梯门口，见电梯仍然缓慢地上升着，林峰索性转到安全梯，一边快步向下走，一边对身后的小陈说道。

公安局大厅里，刘局早已等在那里，看到林峰过来，立刻快步迎上来。

刘局全名刘援朝，虽然身为公安局的局长，但却有一副与职业毫不相称的外貌，如果脱下警服换上汗衫和蒲扇，刘局长的样子更像是化装的弥勒佛，而此刻，他正用与弥勒一样的笑容注视着林峰，但口中吐出的话语却冷冰冰的，没有任何情感色彩。

“大林子，济源的事情可以动了！”

长期的接触中，这样的态度代表什么，林峰很清楚。他没有回话，而是点了点头，然后就快步跑到楼门口。

门口刚刚叫来的车子还未停稳，林峰已经一头钻进车内，尚未熄火的发动机随即发出一阵压抑的轰鸣声，推动着车子驶出大门。

车上，林峰仍然回味着局长刚刚的话。作为直属领导，刘局一直以来比他承担着大得多的压力，有数次，林峰为了收集济源公司的相关证据碰到了某些无形的压力，都是刘局帮他承担下来，而这一次，局长直接开了口，那意味着两种可能：第一，济源公司的事情确实很大；第二，上面的人恐怕也已经罩不住了。

第二章 抢尸

林峰到达济源公司的时候，公司门口仍然聚集着大量的人群，不过相比于早晨的喧嚣，此刻的人群沉默了很多，之前拉起的条幅已经被放倒在一旁。人群前面，一名身着西服的年轻男子正对着人大吼着什么，林峰摇下车窗，也只能隐约听到几个字。

“公司新规定，所有参与聚众、扰乱公司正常经营的人……只退本金……不享受上市红利……”喊声在警车驶到门口的时候戛然而止，喊话的男子在扶了扶眼镜，看了林峰一眼之后，转身走进院内。

在林峰的示意下，车子并没有驶进大门，而是停在门口。看到从车上走下来的林峰，穿着制服的保安立刻迎了过来。

林峰张望了一眼，发现在大门里，几名保安正在努力地擦拭着地面。尸体早已经不见，剩下的只有留在地面上仍然鲜红的血迹，在保安的擦拭下越变越淡。看到林峰的警车过来，保安犹豫了一下走到门口，对林峰摆了摆手道：“您有事吗？”

“业务！”林峰走下车回答道。

“我……我们公司能和公安局有什么业务啊？”保安结巴地说道。

“我们刚接到报案说这里有人跳楼，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跳楼，谁跳楼啊？我怎么不知道？”

保安一边说着一边故作迷茫地左右看了看，然后转头看向林峰和他身后仍然站在门口静观事态的平民。

“你们看到了吗？”面对人群，保安的口气忽然变得凶恶起来，或许是他的态度唬住了众人，人群一时间寂静下来，这让保安越发嚣张起来。

“没看到你们胡说什么？谁报的案，自己最好心里掂量掂量。”

林峰回头看了看，没人说话，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仿佛事情和他们毫无关系一般。

见此情景，保安露出得意的笑容：“您看，没什么事。早上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一次了，也没查出个什么来。要我说，你们是被骗了。”

“那地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隐瞒案情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属于严重的罪行！不要在这里隐瞒，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还在这里撒谎，你觉得你拿的那点儿工资值得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说到最后，林峰已经神色俱厉。

林峰的话，让保安的嚣张气焰降下来不少，眼神中也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目光。但最终还是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

看着对方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林峰心下了然，就在他考虑着要从哪个方面下手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喊声。

“人被送到二院了！”声音中气十足。但在人群的阻挡下，却不知道是谁所为。

听到喊声的林峰连忙回头：“你怎么知道是二院？”

“救护车是我小舅子开来的。”声音再次传来，这回，所有人都连忙向后看，但对方的身影却“刺溜”一下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

“立刻去二院！对了，现在我正式口头传唤你，限你两小时内到公安局接受调查。”林峰对车里的司机一摆手，然后又对保安说道，不等对方有所反应，就迅速跳上车向二院的方向驶去。